



列傳八十五至八十八



魏書

十八

卷九十一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
 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
 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凌虐之跡故抑玄
 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
 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為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
 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
 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

興初德宗以玄爲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一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
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侗期荊州刺史
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
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
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
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下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
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修爲荊州仲堪爲廣州玄爲江州侗期爲
雍州刺史郗恢爲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
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
隸于侗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
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玄爲盟主鎮於夏口德宗

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
玄兄弟欲以侵削荆雍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
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玄遣銓爲
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侗期頓兵江口若相
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
爲內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
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邁至
復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
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
震城內大饑皆以胡麻爲廩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侗期侗期
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
棄城逃走甚憂侗期弗來乃給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

萬人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
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
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
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德宗以玄爲持節都督荆司
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二州刺
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
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息少懷狡惡
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闢
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
圖回舟烏逝便宜乘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
王憲廢撓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沈濯胸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
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荆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侍中王
謐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
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
軍元顯可爲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以劉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
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
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
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
喪無一口之哀衰絰爲宵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
之日劫略王國寶伎妾一朝空房此甚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
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案
既專權重多行險異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佞譽日至
萬機之重委之斯蓋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

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
殄民之後已爲都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
古今莫比宰相懲惡已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
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
爲迎客嬖勝饗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
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
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
四歲孽子興東海之封吳典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
寔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
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旣多加以以苦發樂屬枉濫者衆
驅逐徒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已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
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寔在斯會三軍

文武憤踊卽路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慮弗爲
用恒有回師之計旣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而
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
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
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旣至
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
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
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
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
滅庾楷於豫章徙尚之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
緒諸子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

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業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綬加袞冕之服劔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劔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僑侈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政皆諂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饑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饑饉死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木封南郡如故既而鳩殺道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具或詠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復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懼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以已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已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

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
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
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
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之號也於是
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
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
神主進于太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
類轎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
玄曾祖已上各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
以一廟矯之又毀僭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未有定所慢
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
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僑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
停積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
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
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
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
忌收衆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
宮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
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梟敷首玄
外麤猛內惟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
士爲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
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
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
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卜

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一萬又遣武衛庚頤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筭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譎述寫傳之劉裕遣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當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事于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卽於關中斫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旣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

斬昇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既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謚爲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毋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

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麀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覩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闔

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毋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

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顯請罪乞以季女克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疆於晉氏燕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

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嶠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難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闔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三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任文通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爲時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修中兵參軍孫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

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內史及桓玄廢
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修弟思祖鎮
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
衆斬玄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
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桓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
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
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
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
首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攜
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爲錄尚書領揚州
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
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
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溫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
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
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
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
尹孟昶迎焉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
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崢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
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
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
六州餘如故又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
刺史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
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

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洛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怒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卽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至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修之被賜於姑熟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旣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旣至而覺衆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大將軍揚州牧班劔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鳩妻子然後自

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既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刀遶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爲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旡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龜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於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覓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

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高等屯於河畔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於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陜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修執而斬之義真於左右多爲不法王修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修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修裕聞之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旣至青泥義真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修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旣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徵已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爲宋改年爲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旣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

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

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濱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成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收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其青州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

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閭廢爲營陽王遂徙於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五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爲辭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

散晦走江陵乃携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
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麇二年又遣
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尋遣其右
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荊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
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
至彭城爲後繼到彥之寇碭礮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
諸軍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衆自盟津渡攻
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馬
刺史尹冲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
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
長孫道生擊之道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
郎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亦

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爲百姓所焚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
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爲皇
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
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
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
朝貢且論納弊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
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太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
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年義
隆遣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
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
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
元濟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

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成茹盧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爲世所薄與熙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衆反義隆以吳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兗及青冀兗豫三吳簡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瀆蕭斌至碣礪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

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碻礮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碻礮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嶠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閩鄉元景退走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雋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敬至留城並爲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家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炆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

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畫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劭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兗豫徐兗青冀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筭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隆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慙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碣磔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麋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嶠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咀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劭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已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齊帥張超之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

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救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軻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單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及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懋並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懋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顏駿專主軍謀劭葬義隆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洲頓漂洲令柳元景等擊劭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勸卽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駿乃僭卽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

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
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
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
此駿不能革臧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
功挾震主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
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狄起兵爽時昏
醉卽日便戴黃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
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乃遣
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
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
使爽與質會於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
雍州刺史朱修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
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謩之曰質不求前驅凶志難測不如
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謩
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
將軍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
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
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脩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
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
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爲天安
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
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
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兗州刺史竟陵

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
貶誕爵爲侯遣兗州刺史垣闓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
斬垣闓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
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悅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
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未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
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楊州旬月移受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
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
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揃雀鼠貪
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
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
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
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

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
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
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
恃舊每戲弄之駿慙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
僧嵩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
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
點雜者悉黜爲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爲寇盜
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
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貴妃謚曰宣及葬
龍山給鑾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虎賁龍輻之麗功妙
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牒儀服之盛

古今抄有駿自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
牀酌奠酒飲之旣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愒若此四年獵于
烏江之榜口又遊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
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
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
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爲
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騎常侍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
相裁割願兒深以爲隙或謂法興爲真天子子業爲贗天子願兒
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
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
遂剗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密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

元景顏師伯并諸子及弟姪乃收年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
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宅
爲長揚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爲駿所愛及卽位常欲毀其墓
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家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欲誅
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
天王家義恭旣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遽法生啟求
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
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
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
虎賁劔戟出警入躡鑿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卽義隆第十女其新
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
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

陛下六官百數而妾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一置
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
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每出遊與羣臣陪乘吏部褚淵以
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廟
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
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
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齷鼻如何不齷之卽令
畫工齷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
諮議參軍何邁卽其新蔡主壻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
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故得推遷不死
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之彧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暉妾
懷孕子業迎入宮異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
召其南平王鐔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
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
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彧被拘祕書省與子
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
佃夫時爲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
之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
其首

彧旣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彧彧時失履徒跣登西堂
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彧以豫章王子
尚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僭卽帝位改年爲泰始先
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
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起

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電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卽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塲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卽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請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或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

淮南王子孟臨河王子彥晉熙王子興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頓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殫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南新蔡太守常歿奇奉啟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或遣其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衛率劉劭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
城獲道固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
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
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朝貢四年六月或又遣員外散騎
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
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躡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
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鳩而殺之自或立之
後民庶凋弊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卽位軍人多被超越或
有不與戎勤寄各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
抽進阿黨感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
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頽弊境內多
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爲部曲於是官品淪灑士人渾亂民
衆顛顛咸願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
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半或猶嫌
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
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還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
之睽時人謂叔通被睽刺史或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
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
笑樂何獨不視王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
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或大怒遣王起去
或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
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駟馬字爲馬邊瓜以駟似
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
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官見

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悞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爲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剗斫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或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或又殺太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或死

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荷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驃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驃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驃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鳩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

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紉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鏃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齧截昱行走逸遊不舍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鉞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甚草草於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者小袴衫帶挾刀劔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齋私服贈之常入墟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嘗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氈帳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於帷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門出送首於直閣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爲蒼梧王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卽桂陽王休範子也荊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訃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繼前湘州刺史王蘊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引沈攸之以爲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備員外散騎侍郎孔暹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為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終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楚也僭晉時以武進之東城為蘭陵郡縣遂為蘭陵人父承之常隨宗人蕭思話征伐久乃得為其橫野司馬以軍功仕劉義隆位至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事初從散允每克征役前後為討蠻小帥以堪勸劇見知思話之鎮襄陽啟之自隨任以統戍稍遷左軍中兵參軍每在疆場擾動邊民曾至談堤大敗而走劉駿時開關偽職至建業令駿死子業以為後軍將軍直閣子業死劉彧除右軍將軍時子業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彧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島夷蕭道成

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雲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從子索兒率銳眾渡淮徵道成拒焉以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統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劉彧以道成爲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成淮陰彧死子昱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參掌朝事尋解衛尉加侍中成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爲名治嚴數日便率大眾席卷而下道成等率眾拒戰事平以道成爲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劉昱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閣王敬則昱左右楊玉夫同謀殺昱弟準立之改年爲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道成道成率眾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據城與尚書令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密信要攸之速下將爲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秉父子踰城走於領檐湖王蘊走向鬪場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郎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俱自縊死道成又爲太尉增封三千戶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準侍中王儉請開勸之道成曰卿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啟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動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替拜不各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

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雲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從子索兒率銳眾渡淮徵道成拒焉以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統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劉彧以道成爲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成淮陰彧死子昱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參掌朝事尋解衛尉加侍中成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爲名治嚴數日便率大眾席卷而下道成等率眾拒戰事平以道成爲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劉昱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閣王敬則昱左右楊玉夫同謀殺昱弟準立之改年爲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道成道成率眾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據城與尚書令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密信要攸之速下將爲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秉父子踰城走於領檐湖王蘊走向鬪場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郎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俱自縊死道成又爲太尉增封三千戶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準侍中王儉請開勸之道成曰卿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啟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動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替拜不各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

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

遊冠位至諸王上加相國綠綬殺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

刺史如故於是建齊臺置百官以東府為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

為王尋僭大號封其主劉準為汝陰王未幾而死於是高祖詔梁

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操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

三將出壽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戍剋之道成遣其徐州刺

史崔文仲攻陷在眉戍詔遣尚書游明根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

大檀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頭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漣

口將軍封延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

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眾寇武興關城氏帥楊鼠擊破之叔保

遂南鄭梁郡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朐山下蔡戍主棄

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

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東出鍾離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破

之道成豫州刺史桓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梁郡王嘉

大破道成將俘獲二萬餘口送京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僧朗朝

貢先是劉準遣使殷靈誕荀昭先未反而道成僭立及僧朗至朝

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後降人解奉君遂於朝會刃

僧朗詔加殯斂送喪令還道成死

子贖僭立改年為永明贖遣其驍騎將軍劉纘前將軍張謨朝貢

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司馬憲兼員外散騎侍郎庾習朝獻

九年遣輔國將軍劉纘通直郎裴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明與冠

軍參軍司馬廸之朝貢贖初為太子時特奢侈道成每欲廢之賴

王敬則和諧贖性貪恠常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贖嘗至其益

州刺史劉俊宅晝臥覺俊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灌受四升以克沃盥因以奉獻贖納之其好利若此贖遊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邯鄲超上表諫贖殺之十三年遣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效朝貢十四年贖巴東王子響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謀殺贖贖遣丹陽尹蕭順之討殺之十五年二月遣員外散騎常侍裴昭明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司徒參軍蕭琛范縝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徒參軍范雲朝貢又遣車騎功曹庾華南豫州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贖雍州刺史王奐與南蠻長史劉興祖論衆罪贖以興祖付獄令送還建業奐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贖怒遣其直閣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收奐奐閉門拒戰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奐殺之奐子祕書丞肅肅弟秉來降贖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昭業爲太孫贖遇疾暫絕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王融戎服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贖既蘇昭業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贖死

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所養而矯情節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向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卽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牋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昭業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爲犬物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也數日仁祖天翼

皆自殺昭業父長懋自患及死昭業侍奉憂哀號毀過禮及還私室與所親愛忻笑酣飲備諸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截壁爲閣於母房內徃何氏間每人輒彌時不出贖至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贖自下輿抱持之寵愛隆重初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在東宮贖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贖早死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遶之贖謂其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已來一委宰相汝多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死子良時在中書省昭業疑畏使虎賁中郎將潘叔領百人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大斂之始呼贖伎人備舉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

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固乞留過贖葬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木十日使毀贖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於其處爲馬埒馳走墜馬而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贖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人閣便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使如此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贖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走里市又多徃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藝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徃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令蕭鸞初蕭贖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厮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奉叔爲冠軍將

軍青州刺史奉叔諂諛爲事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姦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勅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湛征此諮議蕭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原之已行刑矣並州刺史劉悛罷任還

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淫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鸞立其弟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劍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入出鎮東城殺其鄱陽王鏘隨王子隆遣中護軍王玄邈殺昭文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豫州刺史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鑑鸞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又殺

昭文桂陽王鐸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廬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昭文爲海陵王尋死鸞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贖未爲尚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贖死遂秉朝政既殺昭業專權酷暴屠滅贖等子孫既而自立時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武其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璩之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薄義之由實自鸞始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車駕南伐十九年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左將軍元麗大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蠻車駕濟淮幸人公山巡淮而東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江數鸞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

陵王子真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前將軍韓李萬弋陽太守王嗣之後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大破鸞軍於江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剋新野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及直閣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走擒瑤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車駕幸南陽進攻宛北城拔之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敗鸞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鸞憂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爲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將以誅鸞鎮北諮議

謝眺敬則女夫也告之敬則敗而死鸞死

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寶卷改元爲永元遣其太尉陳顥達率
崔慧景攻馬圈城詔前將軍元英討之寶卷遣將寇順陽詔振威
將軍慕容平城率騎討之顥達攻陷馬圈城車駕南伐詔鎮南大
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顥達戰敗潰圍夜走斬其左軍將軍張子
順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
豎其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并殺其右僕射蕭坦之左
衛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殺司空徐孝嗣左僕射沈文季前
撫軍長史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陳顥達舉兵襲建業不果而
死景明初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寶卷遣其衛尉蕭懿
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步道伐壽陽頓軍小峴詔遣軍司李煥及
統軍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

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遣將胡松李居士率衆萬餘屯
死虎陳伯之水軍泝淮而上以逼壽春勰肅大破之斬首萬數陳
伯之又寇淮南勰破之肥口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
劉元起於長風寶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
陽慧景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專征欣然卽路慧景子覺時
爲直閣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覺遂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便
回軍還時廣陵闕鎮司馬崔恭納之因率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
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擊破慧景擒殺之慧景旣死寶卷
便自得志無所忌憚日日出遊愛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應
勅捉御刀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勅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
此諸家與之讌飲此等每有吉凶寶卷輒往弔慶不欲令人見之
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處旣無定所官司常慮得罪東

行驅西面人南出驅北面人旦或應出夜便驅遣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輿去之其有無人輿者匍匐道側主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蕩盡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守視及家人還鼠食敬賓兩眼都盡如此者非一寶卷酷亂逾甚其尚書令蕭懿雖有大勲忌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卿蕭暢世宗詔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萬人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據襄陽舉兵伐之荊州行事蕭穎胃應衍三月穎胃叛寶卷以南康王寶融爲天子於是寶融僭卽帝位穎胃爲侍中尚書令衍爲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征東大將軍使持節如故穎胃請封寶卷爲虞陽縣侯寶融不許又封涪陵王穎

胃監八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沔口荊州嬰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胃永新侯昭秀黃門郎蕭寅寶卷昏暴日甚内外不堪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迎寶卷弟寶寅率城內文武向其臺城百姓空手隨從者萬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剋行兵至建業所在棄寶卷降之衍兵入宮寶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及睡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刃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也直後張齊斬首送衍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爲庶人衍殺寶卷弟湘東王寶暉衍又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松桂陽王寶貞其建安王寶寅來奔尋逼寶融禪位於已封爲巴陵王官于姑熟寶融尋暴死島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楚也父順之蕭贖光祿大夫衍少輕薄有口辯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累遷爲蕭鸞黃門侍郎太子

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南伐詔諸軍圍襄陽衍時率衆來援
爲武衛將軍宇文福所破單騎走免蕭鸞末出爲輔國將軍雍州
刺史鸞死子寶卷立殺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西
上聲云之郡實令襲衍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殺景明二年衍
乃與穎胄推寶卷弟荊州刺史寶融爲主號年中與舉兵伐寶卷
其年十二月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妻子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揚
州刺史建安郡公邑萬戶三年又自爲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
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號年天監五月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
衍太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京師衍又遣將張囂寇
揚州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年三月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
長風戍主竒道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
祖仍攻白藁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吳道爽等獲數千級衍又

遣其徐州長史潘伯憐屯軍淮陵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
澄遣軍並擊破之斬伯憐擒明素衍將次子陽寇白沙中山王英
大破之擒斬千數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徐州刺史永
昌縣開國侯陳虎牙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
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
擊走之中山王英圍衍鍾離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
離任城王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邀擊於邵陽大破之生擒惠紹
并其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
衍舅子也衍乃移書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遂聽惠紹等還三月元
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之破衍將馬仙
琕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
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內附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遷據

漢中內附詔尚書邢巒率衆赴之二年四月巒頻破衍軍遂入劍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巒又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王超宗寇邊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又大破衍衆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王明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嵩擊破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河南城平南將軍陳伯之擊義之平南將軍楊大眼擊茂先並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二千茂先逃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衍將蕭昞寇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密寇梁城韋叔寇合肥平南將軍奚康生破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人寇陰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矯道儀屯蒙山八月安東將軍邢巒擊桓和破之將軍元常攻克固城統軍畢祖朽攻克蒙山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屯宿豫蕭昞屯淮陽九月都督邢巒大破之斬其大將藍懷恭等三十餘人惠紹蕭昞並棄戍南走追斬數萬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密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屯據梁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棄城沿淮東走追奔至於馬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衍將三十餘人斬獲五萬有餘十月衍征虜將軍馬仙琕率衆三萬寇義陽郢州刺史婁悅以州軍擊走之永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苟仁俘衍衆三千餘人

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董紹銜詔宣慰紹爲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厚資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凝等率衆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將馬仙琕據金山郢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長薄戍殺傷數萬仍攻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龔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西關衍將軍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四年春三月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响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兼郟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昶仍遣琅邪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衍又遣將張穆馬仙琕等攻圍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降衍昶遂失利而還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玄明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穆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衍遣衆寇九山荊州刺史桓叔興大破之斬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四年二月衍寧州刺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年正月衍遣其恒農太守王定世等寇邊都督元志破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衍豫州刺史趙祖悅率衆數萬偷據碭石詔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將軍李平討克之斬祖悅傳首京師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衍每欲稱兵境上闕伺邊隙常爲諸將摧波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山堰淮規爲壽春之害肅宗詔征南蕭寶夤率諸將討

之大破衍衆於淮北秋九月堰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居民村落十餘萬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衍改稱普通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亡歸衍初忿之改其姓爲背氏旣而復焉封爲臨賀王五年九月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郭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衍遣豫章王綜鎮彭城綜蕭寶卷之遺腹子也初衍平建業因納其母吳氏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衍謂爲己子甚寵愛之綜旣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衍旣鎮彭城及大軍往討綜乃拔身來奔餘將退走國軍追躡所獲萬計衍初聞之慟哭氣絕甚爲慙惋猶云其子言其病風所致時人咸笑之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紹率衆大敗之擒斬三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衍益州刺史蕭潤猷遣

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劔戍益州刺史郗虬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誣拒擊之五月誕等大破文熾俘斬二萬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人文熾走免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二年七月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之三年二月衍將成景儁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擊走之建義元年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大都督費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余朱榮入洛北海王顥奔於衍衍以顥爲魏主資顥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部率送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鴻等率衆赴援都督元景夏率益梁二州軍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衍衆敗走又斬蕭玩等首俘獲萬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部將何寶率步騎三

千擊衍守將於琅邪擒其雲麾將軍徐亮二州刺史沈預斬其宣
猛將軍齊州刺史劉相如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鄴王元樹及譙州
刺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鵠率諸軍攻克之擒元
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將軍紀耕率衆入寇
嶧嶧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沈達閔莊等二年正月衍將
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破之行臺元晏又破湛僧珍等於項城
虜其_闕刺史楊暉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郢州刺史田朴特
等寇邊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北濟
陰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乘儁寇單父祥又大敗之
俘斬萬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
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
通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

苟元曠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四
年九月衍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圍城南青州刺史陸景元擊
走之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
王求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許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騎常侍張
臯通直常侍劉孝儀通直常侍崔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
沈山卿通直常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豹通
直常侍劉景彥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陸晏子通直常侍沈
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同三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明少遐通直
郎謝藻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袁狎通直常侍賀文發朝貢
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劉孝勝通直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
又遣散騎常侍沈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
侍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三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

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散騎常侍蕭瑒通直常侍賀德瑒朝貢五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謝蘭通直常侍鮑至朝貢朝廷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六年衍又改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是歲司徒侯景反遣使通衍請其拯援衍惑景遊說遂絕貢使衍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爲不可衍不從乃遣其兄子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寇逼徐州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王遣行臺慕容紹宗儀同三司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檄衍境內曰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

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盼定寶命於踟躕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首識堯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自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茂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詿惑愚淺大言以驚俗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脣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

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
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鳩主陵虐孤寡聾愚士
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驅羸國之兵迫糊口
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天
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夷者不絕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
頑嚚子弟肆行淫虐狡獪羣小縱極貪恠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
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慄慄周餘救死
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
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
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壞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
同仙化智淺謀疎曾不自揆遇桐栢之流翻爲已害于亡齊之亂
忽爲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於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

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足有待良亦多人二紀於茲
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神祇痛憤甯縣崩震於
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贖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
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耻之舉於
是叡略紛紜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歷受圖天臨
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旣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
會遂解紮南冠喻以好睦舟車導溯川陸光華亭微相望欣然自
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
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
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蔽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
習見愛命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
赦實在羣胡景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頸之期所天蹈族

滅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猶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
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
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
鍛術以制之旣關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
衝薄存掎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唯景任
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恩福有積僑懷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
禍心潛搆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
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
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獗夫欲誰欺比之梟鏡異類同醜欲擬虵
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
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
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

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
將擇音僞朝大夫幸災忘義主耄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
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
敗有恒兆不假離朱之日不藉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
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
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
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
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
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
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
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奏款屬路並申以婚好行李如歸蠕
蠕境斜界黃河望通幽夏飛雪千里層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

之時沍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疆兵歲舉傾河及
鄯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
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憚黑獺北備西擬內管腹心救首救
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恒防關
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寶炬河陰之
北黑獺亡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
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
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
子千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騫之日遂位在三吏邑啓千
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
摧揚度其衆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
謀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功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招厭虐之民舉

長淮以爲斷仍錫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螻蛄之禍我
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
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神人重其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兒侯
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
可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超
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駟
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賊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
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蚩兵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
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佞蕭譽矢志之憤當召
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伐
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鵠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
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已上咸從梟戮今三

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銜逋僞信納叛亡違卜復諫實與
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
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蝘蝓
被甲螳螂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藿俱催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
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
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
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岳等大破衍衆寒山擒淵明貴孫等俘斬
五萬其凍溺燒之而死不可勝數衍旣慙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
款關乞和并脩弔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之許其通
而不復其書衍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班通直常侍徐陵詣闕朝
貢班等未及還而侯景舉兵襲衍密與衍弟子臨賀王正德交通
許推爲主景至橫江衍令並德率軍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濟江
立以爲主以趣建業衍如人佞已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彊盛者
卽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前朝臣左右皆承其
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衍沿道軍戍皆有啓列而中領
軍朱异恐忤衍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爲聞景至岷湖方大驚駭
乃令其太子綱守中書省軍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
相剝掠不可禁止衍令直從監俞景茂赦二治尚方錢署罪人及
建康廷尉諸囚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諸徒囚放火烧冶一時散
走衍憂懣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門攝諸寺藏錢皆入聚
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旣至便圍其城縱火烧焚掘長圍築土山以
攻衍衍亦於城内起山以應之衍令文武運土人責二十石於是
其王侯朝貴皆自負檐蕭綱亦欲自負僉議以爲太示迫屈乃止
衍每募人出戰素無號令初或暫勝後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

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衍太官及軍人無柴乃發取尚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援雖有至者而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素募人出戰常爲景所執獲有一小兒請以飛鷄傳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鷄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鷄口若有得鷄送援軍者賞銀百兩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颺之頻放數鷄景令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饑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燻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盡死者相沈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衍猶大怒勅付廷尉旣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如此景以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更相妬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再於鍾山決戰戰敗而走景糧旣少遂誦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州授景封爲壽陽王遣其朝貢與部下歃血盟訖景詐引軍還石頭衍乃勅援軍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重勅乃從衍又令援軍以船三百艘給景景猶嫌其少又勅付二百衍永安侯蕭確直閣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爲景所憚景乃謂衍曰確與威方頻隔岸見罵云天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我今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者吾當解圍衍復遣使徵確等確等不從衍又爲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確等不得已乃赴衍景復謂衍曰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克壽春鍾離我今便無委足處求權借廣陵譙州待征復兩城還以此州相歸衍又許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怠衍君臣上下信景欺詐所有戰具悉皆收去後知非實更狼狽設備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復遣使詣景景又詭云今時旣熱便不能得去正當乞留京師爲朝廷立效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

之景自至建業縱軍士前後虜掠倉庫所有皆掃地盡矣景乃從數百騎見衍歔歔流涕因請香火爲作義兒還以衍爲主令正德通啟云前爲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旣入輔乞解僭濫以王還邸自景圍建業城中多有腫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刳柱爲棺自雲龍神虎門外橫屍重沓血汗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烟氣張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萬人及陷存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衍尋爲景所餓殺自衍爲景攻圍歷百餘日衍子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爲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十萬口加以飢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爲丘墟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歛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誠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爲弱情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鑱械不爾便卽逃散其王侯貴人奢淫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乃回相贈遺其風俗頽喪綱維不舉若此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景又立衍子

綱尋復殺之衍之親屬並見屠害矣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微自擬王者考之邃古所未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之吳越不乃劣乎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西州生鳳樓
氏國國南

魏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西州生鳳樓
氏國國南

私署涼州牧張寔

鮮卑乞伏國仁

鮮卑秃髮烏孤

私署涼王李暠

盧水胡沮渠蒙遜

張寔字安遜安定烏氏人父軌字士產散騎常侍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求為涼州乃除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桓帝西略也軌遣使貢其方物晉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一千戶永嘉五年晉以軌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即位進拜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

戶後拜侍中太尉涼州牧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
刺史未幾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
識天文每州內有賊輿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其言寔代統任
愍帝拜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
校尉西平公劉曜陷長安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
行事于時天下喪亂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涼州獨全寔自恃
衆無轉爲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爲左右閭沙等所殺先是謠曰
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頭
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寔弟茂統任

茂字成遜私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護羌校尉涼
州牧西平公誅閭沙等百餘人造使朝貢茂妻弟賈模兄弟謀害
茂茂殺之劉曜上隴茂懼而降曜以爲太師涼王茂卒無子寔子

駿統任

駿字公庭自稱使持節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使朝
貢煬帝時隴西人辛晏以袍罕降之駿遂有河南之地至於狄道
與石勒分境駿築南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窮珍極巧又四面各起
一殿東曰宜陽青殿南曰朱陽赤殿西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
殿服章器物皆依色隨四時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其
奢僭如此民以勞怨駿議治石田參軍索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
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
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過三
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孚爲伊吾都尉有石墮於破胡燹而碎
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煙煙首如赤颯駿少而淫佚
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恠有圖秦隴意以穀

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分武威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武十一郡爲涼州以長子重華爲刺史金興晉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其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之官官號皆擬大朝而微辨其名舞六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者軌保涼州陰澹之女駿以陰氏門宗強盛忌之乃逼澹弟鑿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駿既病見鑿爲祟遂死時建國九年也子重華統任重華字太林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公護羌校尉涼州牧平西公假涼王石虎遣麻秋率衆渡河城於長最涼州震動司馬張耽薦主簿謝艾於重華重華任之艾擊斬秋將綦母安等俘斬萬五

千人重華遣使朝貢自署丞相涼王領秦雍涼三州牧重華死子曜靈統任

曜靈年十歲自稱大司馬涼州牧以重華兄祚爲撫軍將軍輔政祚先蒸重華母馬氏密說馬氏以曜靈幼弱須立長君馬從之遂廢曜靈而立祚曜靈尋爲祚所殺

祚字太伯旣統任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涼公專爲姦虐駿及重華子女未嫁者皆媼之涼州人士咸賦牆茨初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都尉常據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輔翼世子而祚終殺曜靈焉自署涼王立宗廟置百官號和平元年遣使朝貢又追加軌以下王號濫殺謝艾於酒泉郎中丁琪諫祚僭竊祚斬琪於闕下廢諸神祀山川枯竭

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
乘車馬百姓怨憤有光狀如車蓋聲如雷震動城邑仲夏降霜有
神降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其福利祚信焉衆
知祚必敗而祚暴虐彌甚明年祚河州刺史張瓘起兵討祚驍騎
將軍宋混率衆應瓘混進攻姑臧祚遣侍中索孚伐瓘有王鸞者
云師出必敗并陳祚三不道祚以妖言惑衆斬之鸞臨刑曰我死
之後軍敗於外王死於內祚族之宋混至姑臧領軍趙長等開宮
門應之入殿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梨刺祚中額
祚奔入爲厨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瓘等立重華
少子玄靖統任

玄靖字元安自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以瓘爲尚書令涼
州牧秉政宋混爲尚書僕射瓘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

郎中殷郁陳損益諫瓘曰虎生三日能食肉不須人教由是莫
有言者瓘與玄靖參乘出城城北大橋三梁俱折瓘惡之乃日日
散錢帛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朝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
大冢上忽有池水城東大澤地忽火然廣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
以應水火之變瓘謀誅諸宋廢玄靖自立先是太白守與鬼占者
以爲州分常有暴兵故瓘欲狀之於是宋混專衆誅瓘瓘先殺妻
子三十口乃自殺玄靖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混病死弟玄
安代輔政以旱祈帶石山玄安欲登之弟名犯世宗諱曰世人云
於此山者破家身亡玄安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
易屋柱自燃燹折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舍木木燹宋
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匹一夜中鬣尾禿人曰
尾之爲字也尸下毛毛去尸絕滅之徵玄安曰吉凶在天知可如

何未幾玄安司馬張邕起兵殺玄安盡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邕刑殺過差內外復思爲亂駿少子天錫因民心起兵殺邕以冠軍大將軍輔政玄靖庶母郭氏以天錫擅權與張氏疎宗謀誅之事發天錫殺玄靖而自立

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王有火然於泥中天錫驕恣姪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人褻飲既闕羣臣朝賀又不省其母從事中郎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昭成末苻堅遣將苟萇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萇初駿時謠曰劉新婦餓米石新婦炊叛羝蕩滌餓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天錫至長安堅拜爲尚書堅敗於壽春天錫奔建康

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代祖祜隣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於苻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代統任苻堅之伐司馬昌明以國仁爲前將軍領騎先鋒及堅之敗國仁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迎而推之招集部落衆十餘萬太祖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州河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

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南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抱罕遂降姚興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年號更始遣使請援太宗許之後乾歸田於五谿裒集其手尋爲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殺公府

代統位

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儁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洪後遣其尚書郎莫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等貢黃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世祖許之及世祖平統萬熾磐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闕奉表貢其方物熾磐死子暮末統任

暮末字安石跋旣立改年爲永洪其尚書隴西辛進曾隨熾磐遊於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暮末母而至是殺進五族二十七人暮末弟殊羅蒸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殊羅懼與叔父什質謀殺暮末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者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鞭什質什質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剗其腹投屍

於河什質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後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闕請迎於世祖世祖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世祖遣使迎之暮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伐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麌四年暮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上邽

鮮卑禿髮烏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壽闡統任初母孕壽闡因寢產於被中乃名禿髮其俗爲被覆之義五世祖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咸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後

爲部民沒骨所殺從弟務丸統任務丸曾孫思復健部衆稍盛卽
烏孤父也思復健死烏孤統任皇始初呂光拜烏孤益州牧左賢
王烏孤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年號太初天興初烏
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置車騎將軍已下分立郡縣烏孤因酒
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爲呂光父子所喜旣而遂死

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統任徙治西平改年建和使使朝貢遣
弟車騎將軍儁檀拒呂纂纂士馬精銳軍人大懼儁檀下馬據胡
牀以安衆情乃貫甲交戰破纂軍二千餘級利鹿孤私署百官自
丞相以下利鹿孤死

儁檀統任私署涼王還居樂都年號洪昌遣使朝貢天錫中儁檀
詐降姚興興以儁檀爲涼州刺史遂據姑臧與沮渠蒙遜戰於均
石爲蒙遜所敗儁檀又爲赫連屈丐所破於陽武以數千騎奔南

山幾爲追騎所得懼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內民於姑臧姚興乘
輿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儁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儁檀因分
擊大破之弼乃退還儁檀又自署涼王署百官改號嘉平水興中
盡衆伐沮渠蒙遜爲蒙遜所敗於窮泉單馬歸姑臧懼蒙遜所滅
乃遷于樂都蒙遜以兵圍之築室反耕爲持久之計儁檀以子保
周爲質於蒙遜蒙遜乃還神璫初儁檀率騎擊乙弗虜大有擒獲
而乞伏熾磐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儁檀子虎臺以下儁檀聞之曰
若歸熾磐便爲奴僕豈忍見妻子在他懷中也引衆而西衆皆離
散儁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
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旣乃歎曰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熾
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用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鳩殺之
儁檀少子賀後來奔自有傳

李嵩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後曾祖柔
晉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太張祚武衛將軍父昶早卒嵩遺
腹子也皇始中呂光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
敏爲沙州刺史嵩爲效穀令敏死敦煌護軍郭謙等推嵩爲寧朔
將軍敦煌太守業私稱涼王嵩詐臣於業業以嵩爲鎮西將軍天
興中嵩私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
子居敦煌遣使朝貢天賜中改年建初遷於酒泉歲脩職貢嵩死
子歆統任

歆字士業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號年嘉興
元年大破沮渠蒙遜於解支澗獲七千餘級遣使朝貢歆聞蒙遜
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張掖其母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
希蒙遜驍武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有兼并之志

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遺令深慎其戰
保境寧民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汝必行也非唯師敗國
亦亡矣歆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疊拒
歆戰于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敕
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
蒙遜所殺蒙遜遂克酒泉歆之未敗有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歆
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
殺敦煌父老令狐熾夢一白頭公怡衣而謂曰南風動吹長木胡
桐椎不中斲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歆弟敦煌太守恂復自立于敦煌稱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攻
恂于敦煌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請降不許城陷恂自殺蒙遜克
敦煌恂兄翻子寶後入國自有傳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蒙
遜滑稽有權變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歸呂光殺其伯父西平太守
羅仇蒙遜聚衆萬餘屯於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
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
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
國之任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
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
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
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
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號年永安居張掖永興中蒙遜克姑臧遷
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頻遣使朝貢蒙
遜寢於新臺閼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擒懷祖斬之

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有校書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
裕入關敢妍妍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太常中蒙遜克李歆尋
滅燉煌後改年承玄神席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
表曰伏惟陛下天縱睿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於三
代然鍾運多難丸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靈降佑祚歸有
道純風一鼓殊方羣生幸甚率土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錄
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覩盛化冀終餘年憑倚皇極前
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
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還
奉被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餘開泰唯始
誘勸旣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
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敷安危之機厲以實融知

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微誠上
宣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
首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脩滯懷不暢許身於國款誠莫
表致惑羣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
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
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啟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侔於成康道化踰
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況在秦隴茶炭
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
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
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冊曰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羣
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不殞其舊逮于太祖應期協運大業唯新
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
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
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賴宗廟靈長將
士宣力克翦兇渠震服疆獷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
略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
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衆星拱極之道不慕細
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勲義
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
言氏族則始因於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
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啟南陽是用割
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
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爲魏室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
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替百揆謀謨幃幄出征不

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
王略懷柔荒隅北盡于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于岷嶺東至于河
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王建國署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
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
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祇服朕命協亮大工俾九德
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崔浩之辭也蒙
遜又改稱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遣使監護喪事謚曰
武宣王蒙遜性姪忌忍於刑戮閭庭之中略無風禮

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先是世祖遣李順迎
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
儀改稱承和元年世祖又遣李順拜牧犍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
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義同三司領護西戎校

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授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
優詔不許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
匹黃金五百斤絲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
以子責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
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其將軍沮渠彥周朝京師
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
入侍牧犍乃遣封壇朝於京師太延五年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
涼州且觀虛實以牧犍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
詔公卿爲書讓之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
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旣荷王爵又授僞官取兩端
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
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

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軍提挈爲姦罪七也承勅
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
罪九也旣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慾情蒸姪其嫂罪十也旣違位
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醜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
候守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
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
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
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
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又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官軍
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於
善無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
世祖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

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
延中有一父老投書於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
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
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始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
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
果七年而滅如其言牧犍姪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
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
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旣克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
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改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
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
更封閉小民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
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

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
朋行姪佚曾無愧顏始蜀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
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施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
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
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
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
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猶與
故臣民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牧犍與主訣
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
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
蒙遜子秉字季義世祖以其父故拜東雍州刺史險詖多端真君
中遂與河東蜀薛安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安西將軍張掖王祖爲廣武公萬年後
爲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謀逆與祖俱死初牧犍之敗也弟樂都太
守安周南奔吐谷渾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
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絜
輕之出城與語爲無諱所執絜所部相率固守無諱仍圍之糧盡
爲無諱所陷無諱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遂還世祖下詔喻
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
絜及統帥兵士于健軍二年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策拜無諱爲
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逆遣鎮南將軍
南陽公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
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退保
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

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
為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
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者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
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
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後為蠕蠕國所并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至是張寔等
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鸚張潛懷不遜其不知量因為甚矣蛇
虺相噬終為擒滅宜哉

魏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終

西州正原葛氏開國

魏書卷一百

西州正原葛氏開國

列傳第八十八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于

庫莫奚

契丹

烏洛侯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

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驚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間諧及長知朱蒙爲國主卽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間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間達代立間達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爲位宮高句麗呼相似爲位位宮亦有勇力便弓馬魏正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其玄孫乙弗利利子釗烈帝時與慕容氏相攻擊建國四年慕容元真率衆伐之入自南陝戰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入九都釗單馬奔竄元真掘釗父墓載其屍并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

毀丸都城而還自後釗遣使來朝阻隔寇讎不能自達釗後爲百濟所殺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窰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欵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墾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姪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文通率衆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文通璉上書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備勅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者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止至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蕭道成使餘高祖詔責璉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

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高祖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惟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爲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瓶罄壘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揃披害羣輯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永其貢使無歲不至

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里處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延

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闕馳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之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阻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聞夕沒永無餘恨又云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欵其祖釗輕廢隣好親率士衆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應機馳擊矢石暫交梟斬釗首自爾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財殫力竭轉自孱弱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埽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彊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馮族土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道丘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效畢力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慕隗囂藩甲之辭內懷兇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唇齒謀陵王略昔唐堯至聖致罰丹水孟常稱仁不捨塗詈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沈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恚昔宋戮申舟楚莊徒眺鷄撮放鳩信陵不食克敵建名美隆無已夫以區區偏鄙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山海豈令小豎跨塞天遠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驗顯祖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甚喜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

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
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
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
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
往而不返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
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知
高麗阻疆侵軼卿土修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
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展義扶微秉機電舉
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
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
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
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啟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
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之國
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於前典楛貢曠於
歲時卿備陳疆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貺乖衷洪規
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
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身由高麗卽叙未及卜征今若不
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啟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
輿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鄉導之首大捷
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
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安等至高句麗璉稱昔與餘
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
東萊浮海賜餘慶璉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
而還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彊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稌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膾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膾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藥傅箭鏃射禽獸中者便死者煮藥

毒氣亦能殺人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白有虎豹羆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洩汗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太淦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獻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等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尒後中國紛擾

頗或不與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貢方物至於武定不絕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
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
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
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
捺水國上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唯
食猪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
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
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
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
衆哭三年屍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焉豆伐
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

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扶餘也在失韋之
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宮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
夷之域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彊勇謹厚不
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
衣制類高麗而幅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
沒其家人爲奴婢俗姪尤惡妬婦妬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
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或言本穢貊之地也

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
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
年頻來犯塞高祖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頌擊走之自後時朝京
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真所破遺落者

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絜淨而善射獵好爲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略故徃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旣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鈔掠詔書切責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與民交易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徃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聽而不虞或有萬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節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監之自是已後歲常朝獻至於武定末不絕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爲寇盜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徒雜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矜之聽其入關市糴及世

宗肅宗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氊爲上服人給青氊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民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巴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五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爲遠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魏書卷一百

列傳第八十八終

馬

